

张岂之 主编
张茂泽 著

金岳霖逻辑哲学述评

西部人文学术丛书

陕西人民出版社

西部人文学术丛书

金岳霖逻辑哲学述评

张茂泽 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

(陕)新登字 001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金岳霖逻辑哲学述评/张茂泽著. —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3

(西部大开发与人文学术丛书)

ISBN 7-224-06586-2

I. 金… II. 张… III. 金岳霖—逻辑哲学—研究
IV. B8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25149 号

书 名: 金岳霖逻辑哲学述评

作 者: 张茂泽

出版发行: 陕西人民出版社 (西安北大街 131 号 邮编: 710003)

印 刷: 蓝田立新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 本: 850mm×1168mm 32 开本 11.5 印张 4 插页

字 数: 252 千字

版 次: 2003 年 4 月第 1 版 200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000

书 号: ISBN 7-224-06586-2/B·194

定 价: 21.00 元

(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陕西人民出版社发行部联系,电话:7216020)

总 序

我们在古都西安筹划人文学术研究丛书事宜，正是我国西部大开发战略提出和起动之际，这给我们以很大的鼓励，促进了人文学术研究丛书的组稿、改稿、定稿等一系列工作。这里所说“鼓励”并不是抽象的，而有着具体实在的思想内容。在我们的理解中，我国西部大开发，经济建设无疑应当是中心课题，而人民整体素质的提高以及与此相联系的教育、文化、科学的开拓和发展也是不可或缺的，应占有重要的地位。在文化和科学中，研究“人”自身以及人与环境、人与社会、人的思想、人的感情等等被称之为“人文科学”，即通常所说的文学、历史、哲学、语言、艺术等人文学科是不能忽视的，这些和人的整体素质的提高，以及与经济建设都有内在的紧密联系。道理显而易见：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是由“人”创造的，因而对于“人”自身的研究，并使人在精神世界方面感到充实，具有高尚的理想和情趣，并遵奉道德规范等人文科学就不是可有可无的了。

我国西部有不少优秀的人文学术研究者，就西北地区而言他们大多集中在西安、兰州，而在敦煌、西宁、银川、乌鲁木齐等地也有人文学者群。西部地区的人文学术研究者基本是在高等学校的研究机构或文化、文物行政机构工作，他们积累了丰富的资料，在敦煌学、历史地理学、中国思想史、周秦汉唐历史学、中

国考古学、民族史、语言学等人文学科的研究中已有不少研究成果；其中有些已经出版，有些正准备出版。在这样的机缘中，我和一些年轻的人文学者决定组织编辑、出版西部人文学术研究丛书，拟分若干辑先后出版。其中既有与西部开发有关的研究内容，也有没有直接关系而属于人文科学普遍问题的研究。总之，出版西部人文学术研究丛书是为了繁荣我国人文学术研究而贡献一点力量。

西部人文学术研究丛书的出版，得到陕西省人民政府和陕西人民出版社的支持，在这里我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张岂之

2000年2月13日于

西安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

目 录

第一章 “金逻辑”	(1)
第一节 生平及著作	(1)
第二节 逻辑学和逻辑哲学贡献	(15)
第二章 逻辑学思想之一:逻辑学的古今中西关系	(21)
第一节 何谓逻辑学	(22)
第二节 逻辑学的古今关系	(25)
第三节 西方逻辑学的中国化	(30)
第三章 逻辑学思想之二:“同一的逻辑”	(40)
第一节 逻辑系统论	(41)
第二节 思议原则论	(55)
第三节 “同一的逻辑”	(88)
第四章 逻辑必然论	(94)
第一节 “穷尽可能”的必然	(95)
第二节 形而上学的必然	(101)
第三节 必然与固然	(111)
第五章 逻辑命题论	(118)
第一节 必然命题	(119)
第二节 先天命题	(126)
第三节 与本然命题、本然陈述的关系	(132)
第六章 逻辑哲学思想的转变	(144)
第一节 思想转变的历史背景	(150)
第二节 “三小批判”时期	(155)

第三节	“两大批判”时期	(167)
第七章	后期逻辑哲学思想	(178)
第一节	确实性和确定性	(180)
第二节	“统一的逻辑学”问题	(198)
第三节	推论形式论	(205)
第八章	“批判”罗素逻辑哲学	(222)
第一节	金岳霖和罗素哲学	(223)
第二节	对罗素哲学的总批判	(238)
第三节	批判罗素逻辑哲学	(252)
第九章	逻辑形而上学问题	(290)
第一节	何谓形而上学	(291)
第二节	形而上学化的历程	(297)
第三节	形而上学化的原因	(310)
第四节	逻辑形而上学的历史地位	(330)
余论		(353)
后记		(357)

第一章

“金逻辑”

金岳霖(1895~1984),字龙荪,湖南长沙人。中国现代著名哲学家、逻辑学家,也是中国创立逻辑哲学体系的学者,人称“金逻辑”。金岳霖的一生,都奉献给了中国逻辑学。他介绍西方逻辑学,自己还研究逻辑学;他致力于宣传和普及逻辑学,培养了大量逻辑学专门人才;他创建逻辑哲学体系,努力为中国逻辑学奠定理论基础。这些成就,足以使他成为“中国逻辑学之父”。人们尊之为“金逻辑”,名副其实。

第一节 生平和著述

金岳霖从小就喜爱读书。1914年,他从清华经过考试赴美国留学,先后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研习政治学、财政管理、政治思想,著有《T.H.格林的政治学说》一篇论文,获得了博士学位。格林(T.H.Green 1836~1882),曾经担任英国牛津大学的道德哲学教授,是英国新黑格尔主义的真正奠基人。在思想上,格林是偏重康德(Immanuel Kant 1724~1804,《纯粹理性

批判》，1781年)的新黑格尔主义者，比较注重分析人们形成认识的逻辑条件。从格林那里，金岳霖学习到了逻辑分析(主要是先验逻辑分析)方法，承受并树立了自己终生不变的理想主义信念。对此，金岳霖感叹道，“逻辑有时使人疯狂，但是逻辑中存在美”；形而上学是“人类天才的产物”，充满“智性的魅力”；而社会理想主义所塑造的远大理想，“在今天是太经常地被置于脑后了。”^① 格林的思想给予金岳霖的影响，奠定了金岳霖后来的为学规模和气象。当我们追寻金岳霖逻辑哲学的理想主义和形而上学特征时，特别不要低估甚至忽视这一点。

1921年，金岳霖转往英国伦敦大学学习，读到大卫·休谟(David Hume 1711~1776)的《人性论》、罗素(Bertrand Russell 1872~1969)的《数学原理》，深受其影响，自觉地开始“注重分析”。^② 1925年，金岳霖在法国游历，参与他人争论，“由此便引起了逻辑学的兴趣”。^③ 明年秋，清华因赵元任离任，遂聘请金岳霖到校讲授逻辑学，从此，金岳霖开始了他一生的逻辑学教学、研究和介绍、普及生涯。随后几年，金岳霖撰写了《论自相矛盾》、《同·等与经验》、《序》等文章。这些文章，一方面因袭罗素的类型论、“逻辑是哲学的本质”等说法，另一方面他自己也开始独立思考逻辑哲学问题，比如，金岳霖说，逻辑学“既不是从经验中得来，又没有理论上的根据”，我们何以要用它呢？无非“要对付经

① 金岳霖《T.H. 格林的政治学说》，1920年完稿，杜汝楫、汪静嫻译，刘培育主编《金岳霖学术论文集》第138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② 刘培育《金岳霖年表》，载刘培育主编《金岳霖的回忆与回忆金岳霖》(以下简称《回忆》)第383页，四川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

③ 金岳霖学术基金会学术委员会编《金岳霖文集》(以下简称《文集》)第一卷第319页，甘肃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验”。^①《序》这篇文章，则讨论了逻辑与哲学、知识、经验、信念、生活、理想等的关系，初步显示出金岳霖将逻辑学和知识论、本体论、人学等联系起来探讨的逻辑哲学倾向。

1931年底，金岳霖赴美国休假，借机到哈佛大学向谢非学习逻辑学。金岳霖告诉谢非，自己教过逻辑，可没有学过，谢非大笑一阵。跟谢非学习以后，金岳霖坚定地“走上了比较着重在分析的哲学”的道路。^②

1935年，金岳霖撰写的《逻辑》一书，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印成讲义。该书共有四个部分，既介绍和批评了传统形式逻辑，也介绍了怀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 1861~1947)和罗素合著的《数学原理》中的数理逻辑系统。金岳霖在介绍中有选择，有批评，有改造。在《逻辑》一书的最后一部分，金岳霖也讲述了自己对逻辑和逻辑系统的看法，比较集中地体现了当时金岳霖的逻辑学思想和逻辑哲学思想。《逻辑》一书，可以说是金岳霖的逻辑哲学思想产生的标志。1936年，该书被列入“大学丛书”，由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当时，著名哲学家贺麟评价说，该书“为国内惟一具有新水准之逻辑教本”。金岳霖晚年自认为“《逻辑》‘介绍一个逻辑系统’那一部分有许多错误”。^③

1937年，金岳霖与贺麟等人发起组织逻辑学研究会。同时金岳霖撰写《论道》一书，1940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他自己对这本书“比较满意”，但在当时的学术界，却没有大的反响，只有

① 《金岳霖的回忆》，载《回忆》第46页。

② 刘培育《金岳霖年表》，载刘培育主编《金岳霖的回忆与回忆金岳霖》第384页，四川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

③ 刘培育《金岳霖年表》，《回忆》第399、393页。

贺麟称赞它“是一本最有独创性的玄学著作。”^① 其独创性在哪里呢？

我理解,《论道》一书的独创性,在思想上,特别表现在金岳霖参照西方哲学中一些学者的本体论,运用逻辑分析方法,对中国传统的“道”本体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揭示和描述,达到了当时中国人的最高逻辑分析水平。“道是式-能”、“可能底现实”、“无极而太极”三大命题组成“道”的思想体系。在此体系中,“式”不只是静寂的形式或天理,而且有绝对性、永恒性,又兼有现实化、理想化的本性,是“静而不静”的;“能”也不是死的质料或刚健不息的阴阳或五行之“气”,它是活的质料,比“气”更抽象神秘,又是“式”静而不静的根据和动力。相对于传统中国哲学的“道”本体论而言,金岳霖的“道”论显然是融会贯通中西本体论的,具有逻辑性,更清晰,也更稳固可靠一些。至于在思想的表达方式上,《论道》一书也是前所未有的。它仿照西方一些学者的著述方式,可能特别地仿照了维特根斯坦(Ludwing Wittgenstein 1889~1951,著有《逻辑哲学论》、《哲学研究》等)的《逻辑哲学论》一书。全书由一个个命题或陈述组成,而这些命题或陈述之间,具有一定的逻辑联系。用这样的方式写书,在中国学术思想历史上,金岳霖的《论道》似乎是第一本。

我们也可以将《论道》看成金岳霖逻辑哲学的本体论著作。因为《论道》所谓的“式”,是逻辑的源泉、本质和理想,是逻辑自身。“式”与“能”不离,所以,逻辑命题必然真而不能假。“式”、“能”结合的“道”,当然也包含逻辑本体在内。道“可能底现实”以至“无极而太极”的历程,也就是逻辑由隐到显,发挥现实作用

^① 刘培育《金岳霖年表》,《回忆》第399。

的历程,也是不同逻辑系统从产生到淘汰、保留而趋向统一,实现逻辑自身的历程。所以,《论道》是金岳霖逻辑哲学的本体论正式形成的标志。

当然,“道”作为本体,不只是逻辑本体,这一点,没有疑问。要指出的是,“式”、“能”二范畴,为金岳霖所独创,但“式”与“能”合一的“道”,却是中国传统哲学的范畴。金岳霖是意识到这一点的。他说:

“中国思想中最崇高的概念似乎是道。所谓行道、修道、得道,都以道为最终的目标。思想与情感两方面的最基本的原动力似乎也是道。”^①

确实,先秦时期的孔子、孟子、老子、庄子、《易传》、荀子,宋明时期的张载、周敦颐、二程(程颐、程颢二兄弟)、朱熹、陆九渊、王阳明,明末清初的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他们都讲“道”。但金岳霖所讲的“道”和他们所讲的“道”很有些不同。金岳霖所讲的“道”,既是宇宙本体,同时又带有逻辑形式所特有的冷峻、严密的味道。

另一方面,金岳霖用“道”作为他逻辑哲学的本体,似乎还有引进西方逻辑学,建立中国逻辑学方面的意图。

近现代中国人学习西方的先进文化,学术思想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越到后来,有识之士越明确地认识到,西方逻辑学是西方学术思想的重心所在,中国人学习西方学术思想,必须学习西方的逻辑学;不仅要学习西方的逻辑学,而且还要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创建中国自己的逻辑学。这些想法当然是好的,应该肯

^① 金岳霖《论道》“绪论”,《文集》第二卷第156页。

定。但是,西方逻辑学是西方学术文化的一部分,而西方学术文化与中国传统学术文化并不相同,是两个各自长期独立发展的学术文化系统。比如,中国古人并不像西方古人那样重视逻辑学,思维环节、推论形式,以及概念界定、命题系统,往往在表达中被忽略,中国古代的逻辑学数千年来一直处于朴素的阶段。在这种学术文化背景下,骤然去学习另一个学术文化系统中的逻辑学,还要把它引进到中国,用这种外来的、我们的祖先并不重视的东西来处理(在思维上处理)中国人的问题,是否就没有疑问呢?

可能出现的疑问至少有两个方面。第一个疑问是,中西两个学术文化系统之间,是否具有共性,是否具有共同的学术文化对象(比如宇宙、社会、人生等)、学术文化规范(如认识和追求真理的规范性要求)、学术文化内容(如学科形式、天道与人道的关系等)、学术文化宗旨(爱智、求道等)。这些问题,都是属于文化哲学层面的问题。

从历史上看,近现代中国的文化哲学家们,无论是“中体西用”派,还是“全盘西化”派,还是其它派别,大多倾向于肯定这一点,只是肯定的范围、程度等可能有不同。因为,中西文化之间如果没有共性,中国人就不可能去学习西方文化;即使去学习,也找不到切入点和突破口,找不到学习的真正对象和内容,找不到学习的正确方法和宗旨。所以,如果不肯定中西文化之间有共性,就不能为学习西方文化提供理论根据。

金岳霖将“道”树立为宇宙本体,强调“道”超时间、超空间的普遍必然的最高地位,应该说从正面对上述问题作了肯定的回答。换句话说,金岳霖的“道”,虽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坚概念,对中国学术文化有效,但金岳霖又将他的“道”树立为宇宙本

体,则在金岳霖看来,他的“道”在整个世界学术文化中,当然也普遍有效。

第二个疑问是,逻辑学是不是中西文化所共有的核心要素。如果逻辑学不是中西文化所共有的核心要素,那么,中国学术文化就可以没有西方那样的逻辑学,也不能因为中国学术文化没有西方那样的逻辑学,而将这一点看成是中国学术文化的不足;当然,中国学术文化,也就不必刻意去学习西方逻辑学,以弥补自己的不足。因为,按照这种文化观,中国学术文化并不存在这样的不足。而且,如果逻辑学不是中西文化所共有的核心要素,那么,我们即使懂得了西方逻辑学,也不能用西方逻辑学来分析解决中国学术思想问题,否则,就会圆凿方枘,格格不入。在20世纪,恰恰就有一些中国学者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提倡直觉方法,并反对用逻辑分析方法研究中国传统学术思想。这些学者之所以有这种反对的态度,可能就有他们的文化观作根据。

与这些学者不同,金岳霖将他的“道”高高地树立为逻辑本体,强调逻辑自身的普遍必然性,当然也就断定了逻辑是中西学术文化所共同具有的要素。

金岳霖努力赋予给他的“道”以宇宙本体和逻辑本体的双重性质,不能说完全没有为了解答上述两个疑问这一因素在起作用。换言之,金岳霖正是通过建立逻辑哲学体系的努力,来消除和解决上述两个疑问的。从这个角度说,金岳霖的逻辑哲学,不仅仅是一种逻辑哲学,而且可能还具有文化哲学的性质和功能。

金岳霖建立逻辑哲学的意图之一,可能正在于要为中国人学习西方逻辑学奠定中国学术思想的理论基础,以有利于将西方逻辑学引入中国,嫁接在中国思想最崇高的“道”概念这棵古老而常青的大树上,从而使西方逻辑学深深地扎根到中国文化

的土壤中。明末以来,在中国知识界,就开始出现了古今中西文化的冲突。怎样对待这种冲突呢?中国的有识之士开始了艰苦的探索。这种探索,发展到金岳霖那里,已经转变成为他融会中西、贯通古今的踏踏实实的学术思想的建设性工作了。

金岳霖花工夫最多的著作,还是《知识论》。1938年在昆明时,他就开始撰写,两年后完稿。在一次躲避日军空袭时,书稿不幸遗失。后来,到1948年,金岳霖又重写完稿,1983年才由商务印书馆公开出版。这真可以说是一本多灾多难的学术名著。贺麟称赞金岳霖“关于知识论的思想对于新实在论的确有不少新的贡献。”^①

仅从逻辑哲学角度看,金岳霖认为,知识就是真命题,所以,知识论也就是真命题论。《知识论》一书的重点就在于探讨真命题的条件和真命题的产生发展过程、标准和理想。它比较具体地分析讨论了命题和事实、命题和语言、命题和判断、命题和概念、命题和思想等的关系,讨论了命题的定义、分类、结构、对象、内容、性质等,也探讨了命题成真的意义和标准。《知识论》是金岳霖逻辑哲学思想体系成熟的标志。现代西方哲学中的新实在论,非常重视逻辑和知识的关系。金岳霖《知识论》对于逻辑与知识的关系进行了详尽缜密的分析,充分体现出他掌握西方逻辑分析技术的熟练程度。在逻辑分析技术的支持下,金岳霖关于命题的思想,可以说提供了新实在论关于逻辑和知识关系讨论的中国版。

《逻辑》、《论道》、《知识论》这三部著作,在金岳霖前期逻辑哲学体系中,各自占有重要地位。

^① 《金岳霖年表》,《回忆》第399页。

《逻辑》可谓金岳霖“逻辑哲学的导言”^①，其中有金岳霖对于“逻辑是什么”这个问题的初步思考；《论道》则是逻辑本体论，是金岳霖对逻辑命题的对象的讨论。从金岳霖一生不变的朴素实在论的立场看，对于对象的讨论，也就是本体论；《知识论》则是对逻辑命题内容的讨论。在金岳霖哲学思想体系中，这三部书有机联系在一起，组成金岳霖哲学思想发展的逻辑环节。

从《论道》这一个逻辑环节看，或许可以将金岳霖的哲学思想体系称为“道”学体系，《知识论》一书是“道”学体系在知识问题上的展开，《逻辑》一书则是“道”学体系中逻辑内核的萌芽，也是“道”学体系表述系统形式化的暗示。

从《知识论》这一逻辑环节看，金岳霖的哲学思想体系或许又可以称为知识论体系，《论道》揭示知识的根据和基础，《逻辑》则讲述知识的高级形态。

上述三个角度的看法，都有合理性。从揭示金岳霖哲学思想体系的特征方面考虑，三个角度的看法可以不同。视为“道”学体系，则金岳霖学术思想的中国哲学味道浓郁，玄学气质一目了然。视为知识论体系，则其朴素实在论的立场和倾向豁然呈现，“爱智”的西方传统，明晰而无可怀疑的现代学术追求，以及绵密的分析工夫，一一俱备。视为逻辑哲学体系，则可见到金岳霖学术思想的学术或科学基础，正在于从西方学术思想中引进来的形式逻辑学。而金岳霖学术思想的宗旨，也正在于汇合中西哲学，贯通古今形式逻辑学，将西方逻辑学引导进入中国学术长河中，一方面为西方逻辑学寻根问祖，寻找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根据，为中国逻辑学奠定中国哲学的理论基础；另一方面又为

① 金岳霖《逻辑》“序”，《文集》第一卷第 630 页。

中国传统哲学寻求出路,开辟光明、清晰而又深刻、牢固的未来。

我们从金岳霖写的这三本著作中,不难发现,中国现代历史的时代精神,时刻贯注于金岳霖冷静的思考、严密的分析中,充满在他有时略显生硬的文字表述中。事实上,我们从《论道》,可以仰观金岳霖高远而又井然有序的精神境界,从《知识论》,可以见到金岳霖绵密的分析技术和他万分的耐心,从《逻辑》,则似乎可感受二者之合。

1949年后,在新的政治背景下,金岳霖的逻辑哲学思想发生了变化,思想内容有一些比较具体的补充、丰富和发展。同时,金岳霖自己的学术工作重点,则转移到西方逻辑学中国化和普及化的实践工作上。1950年,艾思奇到清华讲演,宣讲马列主义。一次在讲演中,否定形式逻辑,说形式逻辑是形而上学。金岳霖对艾思奇说,“你骂了形式逻辑之后,你说的话完全合乎形式逻辑,没有一点错误。”^① 1958年,金岳霖督促、要求波兰科学院,向中国科学院哲学所赠送有关数理逻辑和辩证法方面的学术资料。同年,金岳霖撰写《〈论道〉一书总批判》一篇长文,批判自己前期哲学思想中的形而上学错误。在一份《思想检查》中,金岳霖说:“我口头上赞成学习辩证逻辑,可是骨子里是另外一回事”,关于辩证逻辑和形式逻辑的关系,好些旧逻辑学家仍感“茫然”,辩证法“好像懂得一些”,辩证逻辑他们“大都不懂”,既然如此,二者关系“就很难深入地讨论”。^②

1959年,金岳霖领导逻辑研究组的同事编写《逻辑通俗读本》。他自己亲自撰写“判断”一章,从当时社会的实际思维活动

① 刘培育《金岳霖年表》,《回忆》第402页。

② 刘培育《金岳霖年表》,《回忆》第411页。